



夜宿李家坑

□ 缪金星

李家坑村原属鄞县地界，当年城区拓展，鄞县改作鄞州区，这儿也就划归海曙管辖了。大山深处的李家坑建在水之一方，村前是一条半圆弯绕的溪流，四周被群山簇拥着，好似峰峦间呵护着的宠儿。东面溪对涯是桃树横，南面后龙岙，西面是八穴坪与百步街接壤，北面燕崖岭则与余姚大岚山相连。远处影影绰绰的便是后湖岗，榷树头水库拦坝于此，溪流直下樟溪，穿过李家坑村。溪水守护着山里人的炊烟灯火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轮回；溪流自西向东流经樟村、鄞江、洞桥，可抵达遥远的甬城三江。

汽车沿着弯弯绕绕的山路来到四明山深处，时近黄昏，天色将暮未暮，主人阿芬已等候在她自家的“道地小筑”路口。那是一栋两层楼房，主体建筑用的是钢筋水泥，但地基还是李家坑特有的五色石块，木的门楼、砖的矮墙，及至门前的照壁与当地构筑浑然一体，古朴厚重。

暮色中的李家坑，老村老屋老墙门，门对户当，溪水畔耳，山色入室。村子里一条条鹅卵石铺就的路，歪歪扭扭，深深浅浅，伸向灯火不再照到的深处。我记得数年前，李家坑村实施新农村建设，率先开办民宿与农家乐，兴起艺术振兴乡村工程，于村口不远处建起香榭谷民宿。那是一组八、九栋的木屋小筑，半是建在山地，半是伸向山溪，如珠贝镶嵌，似风铃半悬，灯火点点。走进木屋，暖色的原木四壁、暖色的灯、暖色的家什床褥，俨然天堂楼阁。再是屋后的平台

下，溪水激流在嶙峋的山礁石间回荡飞溅，拍击出山涧流水的哗然响声，入夜时，一声声传到床头耳边。睡在这样的小木屋里，犹如漂浮在一枚舢板上，风起潮涌，水天相接，飘飘然，只怕是稍不留意，便已飞出山谷，飞向九天银河。

大概是处在大山深处的缘故，现在的李家坑基本保留着晚清时期的模样。一座座用五彩石块垒成墙基的四合院遍布村落，屋与屋之间是高耸的马头墙，镶嵌着精致的砖雕门匾，依稀当年堂皇。据说清朝初年，有李姓始祖自永康迁入定居，因见此山环水绕，景色秀丽，遂披荆斩棘，垦地开荒，建舍养息，迄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。我这次李家坑重游，与海曙、江北作协十几个读书人同行，自是又一番风情和热闹。就在我们啧啧于村前屋后的整洁，在一片赞叹与欣喜中，主人已备下腊酒鸡豚，摆上满满一桌子农家菜肴，叫起了开饭声。院前屋后，寒柿高挂，连同轻寒袭人的晚风，散发着山乡浓郁的秋味。

夜色中的李家坑，村前有廊桥溪流，空谷幽静；月明星稀，竹影绰绰。窗外天籁，暖屋灯火，宜读宜吟宜为文。这便有了同行盛醉醒的诗：山中一夜/初冬的暮色笼进古村的庭院/山色苍茫，苍茫烟水中/点点寒灯的消息，寒意/融化在温暖的笑声里，听/守护龙脉的传人讲述唐时的明月。

有了寒山的文：鹅卵石铺砌的巷道很狭窄、曲折，随着山势起伏延伸，

岁月把它们打磨得光润溜滑，有流水痕迹。清一色山石砌筑的墙面很斑驳、粗砺，缝隙是鸟雀蛇鼠们

最好的走廊、客厅或育儿室。但是它们结实啊，数百年光阴穿过，风雨侵过，它们依然稳当、扎实。放眼是山的绿帘，抬头是片狭长天青色，走在这样石巷道里，就像穿行在时间隧道里。

赵老师淑萍写道：山村的夜晚似乎来得特别早。不知不觉间，抬头仰望，墨蓝水晶般的穹中，已悬挂着玉钩似的月亮，瞬间就把我们消磨在尘俗中的童真和诗情画意“钓”了起来。幽暗中，可以看到山峰的轮廓，看到民居层层叠叠的马头墙，耳边是溪流的声音。在狭窄的巷弄里穿行，空气清冽，夜风寒凉，一种久违的静谧和寂寞袭上心头。随即，人家屋子里飘出大灶饭菜的香味，一种暖融融的人间烟火气息，让这清寒的夜变得温馨起来。

木西称：我喜欢这份岁月静好的恬静与此心安处的宁静。

而珍妮的一眼惊鸿，不禁对村头眼前的一株香榭大树肃然起敬了，同为光阴隧道里的过客，人类实在不如一株树见识多啊。

毛毛则说，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的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写的好像就是这里。下了车，跃入眼帘的是一个飘着几缕轻烟的小山村。村前环绕着一条大溪坑。瓦舍错落依山而建，如宣纸上的一幅水墨。进村的巷弄弯弯曲曲，地面的鹅卵石呈现出古旧的模样，在时光里静静地沉淀出一种沧桑的质感……

枕山环水处，风清月朗时。我见民宿的主人还在忙碌着，收拾着今晚的碗碟盆盘，准备下我们明日的早餐。明日，她还要带我们到村里一处地地走过，介绍村里的“环溪楼”“水云居”“与鹿游”“奠厥故居”；陪我们看一看村容村貌，听一听李家坑先祖筭路蓝缕、耕读传家的故事。一夜酣甜，我是满怀期待了。

书房自由

□ 张瑜

小时候，家里条件有限，哪还敢奢望一个书房。每天睡的地方，都是蝙蝠吱吱乱叫，风雨天房间里灰尘漫天。如果在那个时候，跟父母说要一间书房，那就是棒槌伺候。

成年后，在一座私立学校就职，住的是民国时期的木质小房，一个几平方米的空间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在那里度过了四年。恋爱的欢愉、青春的懵懂，都挥洒在这里。

成家后，老公兑现自己的承诺，为我在宁波安了一个家。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了，虽然依然是水泥地，依然是白胚房，依然是简陋的卫生间和厨房，但我知道，他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家里只有两个房间，婆婆赶来照顾宝宝和我，独睡一屋。我跟老公、孩子一间，当然没有书房，房间里一个小小的角落，放置一排书和一台电脑。

等到第二个孩子出生，74平方米的小家，显得拥挤。我们又另外借钱买了一个住处。这一次，我才真正意义上拥有了独立的书房。一个几平方米的空间，有一张长长的办公桌。桌子的一旁，有一排嵌入式的书架。搬入新房那一天，我把自己堆放在衣柜里的书放上了书架，把那张长长的书桌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至此，在这个隐秘的空间，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写作时光。哄完孩子的午夜、有风的早晨、鸽子“咕咕”作响的午后，我都是一个人单独度过。我不喜欢喧闹的空间，不喜欢抛头露脸的生活。有时候，偶尔也喜欢热闹，但长时间把自己暴露在人群中，会让我焦虑。所以，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我才怡然自得。

一间小小的书房，带给我片刻放松。在孩子的面前，我是母亲；在老公的面前，我是妻子；在公婆的面前，我是媳妇；在学生面前，我是老师。多种身份交缠，偶尔也会焦虑，但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，我却完全自主。有时候只是静静呆坐，有时候只是听听鸽子的声音，有时候只是轻轻敲打文字。没有人来打扰，没有人会闯入，在这里安放自己的孤独，享有片刻的自由。

书房自由，是一个中年女人最大的奢侈，书房里和书房外，是两个分开的天地。关上房门，我是激昂文字的女人；敞开房门，我一头扎进柴米油盐的生活。哪一种生活更好？其实没什么好比较，但在安静的独处中，我们才能积蓄更多能量，安放自己的心灵，才能应对生活里的一地鸡毛。这个小小的天地，承载的是我年少的梦想，以及灵魂深处轻盈的自由。

第7259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